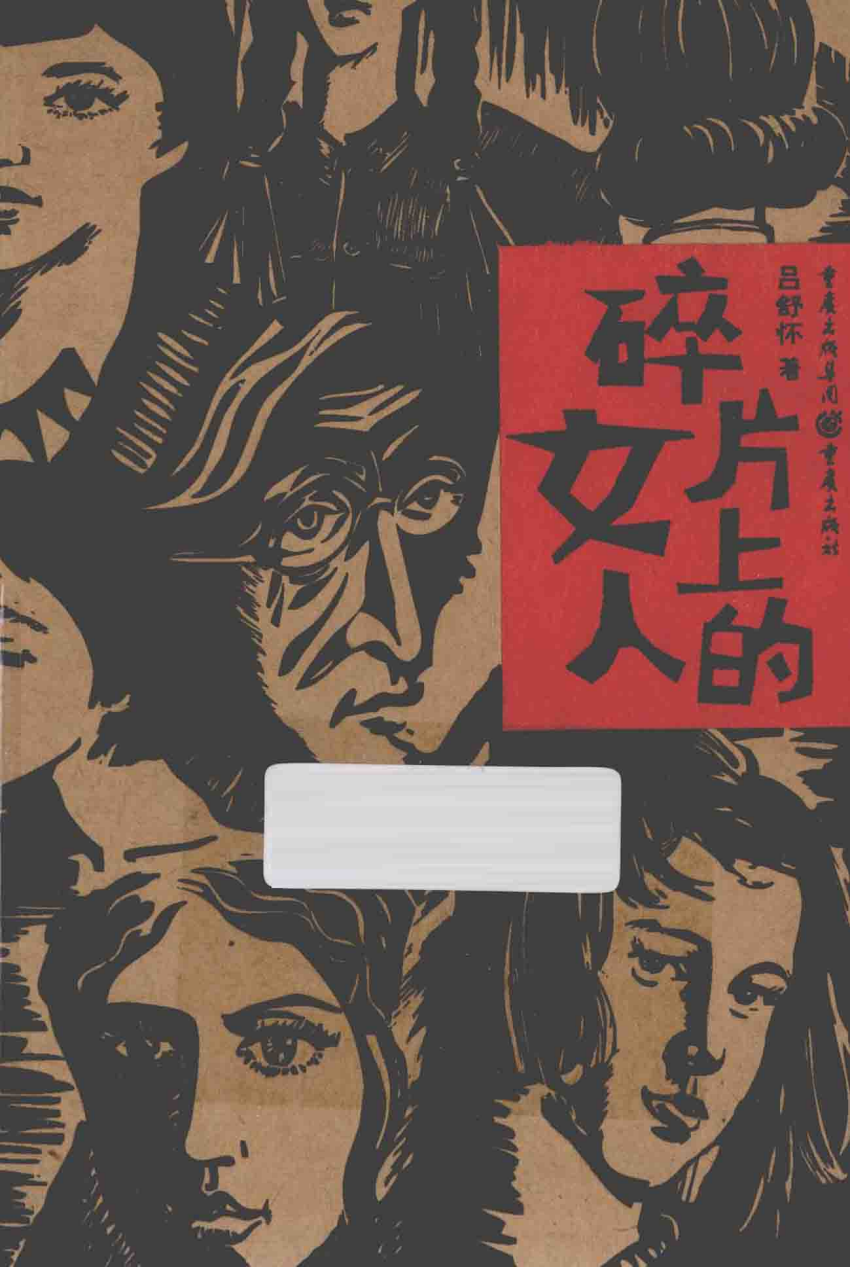


吕舒怀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碎片上的女人



碎片上的 女人

吕舒怀 著

重庆出版社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碎片上的女人 / 吕舒怀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5
ISBN 978-7-229-07433-3

I. ①碎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8859 号

碎片上的女人

SUIPIAN SHANG DE NÜREN

吕舒怀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朱小玉

策划支持: 文钻图书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32 印张: 12.75 字数: 170 千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433-3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-
- 1/亲妈是个谎 001 2/那样的街那条胡同和那个
大杂院 011 3/假奶奶的母爱 019 4/混血儿—
英丽姐 049 5/男茅房闹鬼 067 6/女茅房认识
的女孩儿 075 7/戏园子的“戏”，小人书铺里的
人 103 8/胡同来了“大洋马” 123 9/七婶的幸福
生活 143 10/世外桃源 165 11/我和宁慧心 183
12/“大洋马”疯了 205 13/隐私与尊严 227
14/永逝我爱 251 15/“蓝美人” 259 16/不是同
一河里的鱼 总会游走 299 17/另一些玻璃碎
片 315 18/“四眼”汪春花 339 19/梅阿姨 353
20/最后的存车铺 371 21/亲妈来了 389
-

1

亲妈是个谎



在我降生的第五十七天，我亲妈抱着我，坐上一辆有轨电车。

那是一个快乐的傍晚，街上刮着快乐的风，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喇叭放着快乐的歌，有轨电车里拥挤着许多快乐的人。好像我亲妈故意这么选择的：在一个快乐的时刻，把我送人。

天色半暗半明，有轨电车车厢里乱哄哄的，像嘈杂的蚂蜂窝，我亲妈混迹其中。为引不起旁人的怀疑，她把我裹得很严实，一条洗干净的盛过面粉的口袋装了我，外面用毛毯包得严严实实。我亲妈抱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不是头冲上抱着，而是夹在腋下，乍看像夹着一个无关紧要的包袱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民风纯朴，老人、孕妇和抱小孩的乘车，一准有人让座。可我很年轻的亲妈夹着个包袱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没人搭理她。

那天正好是阴历正月十五，俗称元宵节。黄昏时天空开始飘扬着稀薄的雪花，柳絮一样地飘飘洒洒，落地上变作水，浸泥泞了马路。南市一带的家家户户

都在煮元宵，放鞭炮，街上行人少，稀稀拉拉的，碰不到几个。路灯朦胧的光晕在雪花飘舞之间若隐若现。

我的亲妈穿着黑呢子大衣，毛围巾把脸遮得严严实实，紧搂着用毛毯和一条面粉口袋裹着的我，鬼鬼祟祟地在和平路下了电车。从和平路到她要去的南市的一个胡同需要走二十分钟的路，大概她生平头一回踏入这种地界，街道狭窄昏暗，两边拥挤着破旧的平房，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息。不像她临时租住的马场别墅，那里原先属于外国租界，洋楼一幢挨着一幢，马路宽阔而明亮，晚风像香水那么怡人。就这样，我的亲妈忍住鼻息，如同偷了别人什么东西那样，惊恐万状地穿过寂寥肮脏的马路，精致的高跟皮鞋踩着泥水，发出“吧唧吧唧”的声音。

大约十几分钟后，她抱着我走进南市一条黝黑胡同，胡同很长，阒无一人。胡同尽头有个大杂院，院子中央是片阴暗的天井，七八个半大小子正在天井里放炮，他们点燃引信，拿在手里，当引信快要燃尽时，猛往天上一扔——“砰”地一声在半空炸响。另外还有

四五个女孩拎着灯笼灯在天井里转圈。灯是由四块玻璃围成的，里面亮着一根洋蜡。女孩拎着玻璃灯，嘴里唱着童谣：“打灯笼找小孩儿呀，你不出来，我走啦……”我亲妈闪躲着绕过那些孩子，沿“吱呀”作响的木楼梯，上了三楼，走进西南角一间屋子，轻而易举地把我托付给大杂院一个孤独的老女人——后来我一直管她叫“奶奶”。

她们之间究竟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临离开时，我的亲妈碰都不碰类似包袱样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她根本不打算看我最后一眼，然后抹着不知是否真实的眼泪匆匆而去。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所以，我一生从未叫过“妈妈”这个据说世间最伟大的字眼儿。

亲妈走后，“奶奶”揭开外面的毛毯，褪下面袋。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子平躺在面袋里手舞足蹈。同时，他意外撞见一张陌生而且皱纹纵横的脸，“哇”地一声哭喊出来，声音极纤细，像小太监。老女人抱起我，频频吻我的脸蛋，哄我：“喔喔，我的宝贝心尖儿，别哭

啊,让奶奶给你吃个个(乳房)。”遂解开怀,掏出丝瓜般筋络累累的乳房,将干硬的乳头塞进我嘴里——从此我算拥有了母爱。

在以后的很多年里,我和不是亲奶奶的奶奶躺在同一被窝里,叼着她干瘪的个个,枕着她鼓胀的大肚子入睡。大院里的大人和小孩叫我“野种”。我曾经傻兮兮地追着问他们:“‘野种’是什么?”他们抿嘴笑而不答,我又问:“我的爹妈究竟长得什么样?他们在哪儿?”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回答:“你没爹没妈,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”我继续追问:“石头缝里也能生出小孩吗?”他们又笑,这回像中了邪似的开怀大笑。笑完又说,“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不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?你跟他一样。”我听完,倍感自豪。回家后,我用同样的问题问奶奶。奶奶说,“甭听他们胡咧咧,人哪有没爸没妈的,你有!”我很激动,说,“我爸爸妈妈长什么样?”奶奶说,“去照镜子,你自个儿什么样,你爸妈就长什么样。”我拽着奶奶的衣袖问道,“那我们为什么不管我,不来看我?”奶奶眼窝里忽然涌出泪

花，她用另一只衣袖揩干，说，“你妈叫我管你，你听奶奶的话就行啦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长大以后我从未觉着有爹妈有什么好处。大杂院里和我一般大的秃子、来宝、发面饽饽都有爸妈，他们常常挨爸妈的臭骂和臭揍。秃子他爸下手最狠，拿皮带抽，打得秃子脑袋上经常鲜血淋淋。伤口刚结了痂，又被他爸爸的铜皮带头抽开，所以秃子的脑袋像块沼泽地，长不齐头发。来宝他爸打他的方式最黑，不拿拳头打，不拿皮带抽，用火筷子烫。先把火筷子插进煤球炉子里，烧红了，照着来宝的胳膊就一下。一阵臭烘烘的烤肉味散去，来宝的右胳膊上就肿起一道血包。来宝的胳膊上有两道血包，我的这些小阶级兄弟啊，个个都那么惨，就因为他们有爸妈。我没有，我是野种，没人管束没人揍，这样，我的童年很自由很快乐。

不过，从奶奶嘴里，我的亲生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，而且他们总是当我不在的时候出现。炕桌上多了一纸兜鸭梨，奶奶说：“是你妈刚送来的。”有时，

奶奶数着手里的人民币，对我说：“你妈妈刚把这月的生活费放这儿。”家里新添个半导体，奶奶一边仔细地擦拭，一边说：“瞧，你妈妈买这东西，花了半个月工资。”我急可可地催问：“奶奶，我妈她多会儿走的。”奶奶描绘得很真实：“你妈刚走三四分钟，兴许还没出胡同口哪。”我扭身跑下楼，风一般地追出胡同。乌市大街人来人往，却瞧不准哪个是我亲妈。因此，想象生身母亲的模样，在梦里追寻他们，几乎成了我每天钻进被窝入睡前主要思考的问题。

人大概对死有预感。20多年后的一个夏天，奶奶临终前一个礼拜显得比平常爱唠叨，精神恍惚不安。那年她七十三岁，据说是人生一道坎儿：“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叫，自己去。”奶奶仍不肯从她故意装了近十年的呆相中恢复回来，双目凝滞，说话颠三倒四。我记得十分清楚，那日，天正落雨，雨丝纤纤，在窗户框住的一块灰蒙蒙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时有时无。奶奶很烦躁，擦桌子时把她心爱的瓷花碗弄到地上，摔成碎片，还抬小脚把花猫踢得嗷嗷直叫。这之

后她便坐到床沿儿发呆，不知在生闷气，还是在想心事。

“刘根呀！”奶奶很突然地叫了我一声大名。

因为她平时总叫我的小名“根儿”，我忽有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很莫名其妙地盯住奶奶瞧。她一改平日的恍惚，神情凝重而真实。我有点发傻，人一旦改变习惯的音容，肯定要发生什么意外的事。我乖乖地、情不自禁地搬个板凳坐她跟前。我忘不了，那天电匣子里正播放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李铁梅慷慨激昂地唱着：“听奶奶讲革命，英勇悲壮。却原来我是风里生来，雨里长。奶奶呀，十七年的教养恩深如海洋……”

奶奶断断续续地讲了我的身世，一连说了两遍，似乎怕我记不住。我听了，起先不信，后来信了，信了以后便不禁乐出声来。我在笑我的妈妈其实特傻，干吗为了一点点破事，就扔了我，像扔掉一块脏抹布。

“我不乐意跟你说。唉，不说我心里憋得慌。这十几年我老琢磨，跟你说呢，还是不跟你说呢？不说

怕你糊涂一辈子，说了我心里头可就清净啰。”老人浊泪纵横。

其实，我宁肯糊涂一辈子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爹妈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。

七天后，奶奶突发脑溢血，没拉到医院就咽气了。

那是 1976 年仲夏的事。那年我 21 岁。



那样的街那条胡同和那个大杂院

知道天津的人，就该知道南市，它像上海城隍庙和北京的大栅栏那么出名。我居住的那条鸟市大街，是一条老街，在南市中心。

如今在中国其他大城市再不容易寻找到与鸟市大街相雷同的了。它又短又窄又脏又破，原先土道，后来铺成柏油路。路旁种着一棵棵老槐树，夏季到来的时候，槐树枝繁叶茂，黄白色的槐花散发出幽香；一进入深秋，树冠零落，骨瘦如柴的枝丫纠缠着松弛的电线；小街两边排挤着低矮的砖房，年久失修，平房显出老迈的颓唐，房顶钻出老高的野草，随晚风在暮霭中摇曳。街道从头到尾夹着几条胡同，每条胡同都仿佛隐藏着秘密。据说，解放前这一带繁华鼎盛，聚集着天津最有名的妓院、赌场、大烟馆、饭庄，曾几何时灯红绿地显赫过一阵子。街东口有幢最高的建筑——玉清池澡堂子，在当时算天津卫高档的洗浴中心。

四季无情地改变着鸟市大街的风景。夏天烈日曝晒，烫化的臭油向两边滩流，脚踩上去就陷进个深坑；秋季雨水多，暴雨接连下两三天，马路积了过膝的

脏水，汪洋恣意着像条黑水河；赶上冬天刮西北风，尘土弥漫遮云蔽日，破筐，枯叶，月经纸在风的尖啸中满街打旋飞跑……

街西边有家影剧院，属于丙级的那种。等甲级电影院放过两轮的片子，才轮到这儿上演，票价便宜，学生优待场五分。但看一场电影中间得断五六次，我们小孩就用跺脚吹口哨，呼唤变黑的银幕重新亮起来。街东是干果店，称“永记干果店”，比现今最简陋的超市还小，卖些廉价的糖块儿、水果、“小八件”、“糙子糕”什么的，也卖烟卷，买整盒的，零买是根儿两根儿的也行。每逢仲夏夜，干果店门前最热闹。店里把西瓜堆码到当街，吊起个灯泡，搭个案子卖西瓜。叫卖西瓜的通常是个又矮又壮的中年汉子，嗓门儿高亢洪亮，手底下利索，一边切西瓜一边冲大街喊唱：“买西瓜呦——买西瓜呦——三白大西瓜，脆沙瓤……”吃西瓜的“稀溜稀溜”地吃，四五个孩子拎着草蒲包穿梭在他们裤裆下捡瓜子，其中有我和我的童年伙伴：秃子、发面饽饽、来宝和黄毛。